



百家笔会

瓦屋的瓦

□ 巍然

瓦屋是茅草屋的升级版,也标志着农人居住条件的改善。在我的家乡农村,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瓦屋逐渐多了起来,取代了茅草屋。

老家房屋的瓦,早些年多是浅黑色的,跟江南水乡的白墙黛瓦相似,造型也很接近,后来逐渐被大块的浅红色瓦取代。无论是什么颜色和什么形状的瓦,都是乡村的标志,因为瓦的籍贯是乡村。它既是屋子的“帽子”又是“空调”。有了瓦就撑起了一个个安宁的日子、舒适的家。

墙多是土的自然色,白色的较少。后来条件改善了,土墙变成了砖墙,砖的颜色跟瓦的颜色相似,那是砖坯子烧制后的颜色。一个村庄只有很少的人家使用的是青灰色的瓦和砖,这样的家庭经济条件无疑是较好的。在我年幼的时候,我爷爷家一次盖了四间青砖青瓦的大瓦屋,一时间,不但轰动了整个村子,就连周围村子里的好奇者都前去参观。

砖和瓦之所以出现两种颜色,主要是烧制工艺不同,青灰色的相对复杂一些,技术含量要高些,质量也相对好一些,通俗的话说就是比较结实,但成本也随之增加。在我看来,红色调显得温暖甚至是喜庆,而灰色显得很沉稳低调。不论是红瓦还是青瓦,矗立在绿树怀抱中、沐浴在蓝天白云下,都构成了村庄独特的风景。

瓦,其实是一抔泥土,历经筛选泥质、搅和泥浆、压制成坯、进窑煅烧后,仿佛跃过龙门的鲤鱼、涅槃重生的凤凰,以另一种泥土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瓦,从地面登上了屋顶,一片叠着一片,一排连着一排,一列挨着一

列,是那样的整齐井然有序,仿佛等待首长检阅的士兵方阵。上瓦与下瓦之间,沟瓦与扣瓦之间,瓦片相枕相依,整齐如鱼鳞,俯仰相承,覆盖在屋顶。瓦的十指相扣,宛若热恋的情侣。不论是绵绵阴雨,还是炎炎烈日;不论是三九寒冬,还是三伏酷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历经风吹雨打的瓦,都是默默地承受着、抵御着,毫无怨言,不离不弃。在那细若线的缝隙里,任清风吹流,任明月流银。住在这样的瓦屋里,冬暖夏凉,气定神闲。

但是,随着风吹雨蚀、日晒霜覆,饱经沧桑的瓦,也会渐渐失去原有的光泽,表面变得暗淡下来,肌肉变得松弛、肌肤变得褶皱起来,犹如一名原本意气风发的青葱少年,随着岁月的流逝,若干年后也变得日益衰老。这些对于瓦来说都是值得的,它不分昼夜地庇护着主人的家,撑起了一家人的温暖,守护着一家人的安宁。想到这些,瓦若有知,该会是何等的欣慰和荣耀。

瓦如果是雨的琴键,那么千丝万线的雨就是一根根琴弦,在瓦上奏响。四季的雨不同,雨指弹瓦发出的声音也不尽相同。比如春雨,而灰色显得很沉稳低调。不论是红瓦还是青瓦,矗立在绿树怀抱中、沐浴在蓝天白云下,都构成了村庄独特的风景。

房屋的衰老,或许就是从一片

无论是什么颜色和什么形状的瓦,都是乡村的标志,因为瓦的籍贯是乡村。它既是屋子的“帽子”又是“空调”。有了瓦就撑起了一个个安宁的日子、舒适的家。

瓦开始。一片瓦破裂后,如果不及更换,墙壁爬起一道蚯蚓般的水痕,水痕越洇越阔,可能会影响到一幢房屋的安危。所以每隔上几年,主人就会找村子里的泥瓦匠攀着梯子爬上屋顶,去逐个检查,发现有破损的立即更换。换下的瓦并不着急处理,搁置在庭院的角落,或许有一天能派上用场。比如,用来垫桌腿儿、搭在猪圈的顶棚上,或者放在雨天经常积水的地方,便于人行走,诸如此类用处很多,总之不会随意丢弃。换下的瓦还可以成为孩子们的玩具,手里捏几枚瓦片到池塘岸边打水漂。如果技术较好,抛出去的瓦片就会在水面持续跳跃,并漾起一圈圈涟漪,瓦片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沉入时光深处。

看似贫瘠的瓦屋顶偶尔也会长出小草。有草必定有种子,哪里来的种子呢?肯定不是人为的因素。可以猜想,是勤快的风,抑或是好事的鸟儿,将几粒草籽丢落在瓦的缝隙里。不得不服服种子生命力的顽强,几乎没有土壤,仍然可以生根发芽,栉风沐雨后也能够茁壮成长。它们像大地上的小草一样,会随着季节的变换,安然荣枯。尽管是一小簇,是老屋的点缀,但由于泛着绿意,也就成了屋顶一道特有的风景。这些小生灵居高临下,目睹着时而降临时而飞离的麻雀、院落里乱跑的畜禽、一日三餐的袅袅炊烟、农人的日常……瓦间的草,相遇而安,是岁月的印戳,上面写满光阴故事。

在高处眺望,瓦屋顶像一册摊开的书卷,书脊是书脊,左右两端的瓦面是书页。它是露天之书、自然之书,风霜雨雪读过,阳光、乌云读

过,月亮、星星读过,飞鸟读过……尽管它们都读过,但能读出其中深邃与厚重的又有几何。

麻雀是距离人类较近的鸟儿,它们喜欢泥与水组合的“房子”,把自己的巢偷安放在瓦檐下,依傍着屋檐繁衍生息。黄昏时分,麻雀归巢前,总会把由瓦铺成的屋顶,当作休闲广场,蹦蹦跳跳,有的软语呢喃,有的叽叽喳喳,或许是交流着一天的收获,抑或是明天的计划。它们的家并不大,往往只能容得下一两只,其他的麻雀就要找各自的栖息场所。随着“主人”的鼾声,它们也安然地睡在瓦檐下的暖巢里。屋里是人家,屋檐是雀家,同呼吸,共命运。就这样彼此安好,瓦上光阴岁月长。

如果把瓦面比喻为一顶帽子,瓦檐便是帽舌。很多人家会在瓦檐下的墙上,或挂着一串串红辣椒,或挂着一串串玉米棒子,或挂着熟透的丝瓜,或挂着编起来的大蒜,等等。冬日暖阳下,常常能看到晒太阳的人。他们多为一些老人,在廊檐下依墙端坐,阳光温暖地洒在他们身上,洒在那饱经沧桑的脸庞上。他们有时眯起双眼,有时会目光无神地看着远方,甚至会把手伸进棉衣里捉虱子、挠痒痒。偶尔还会打个屁或打个嗝,就这样百无聊赖打发着剩余的时光。他们往往会待一上午,时光不会再催促他们劳作,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复返了。他们终于可以安静地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光阴,对于他们来说真是难得的清闲。可惜的是,这样的安逸时光对于辛劳一生的他们来说只是短暂的,犹如晚霞即将落幕。

自古以来,瓦屋上下,都有不息的生命,在天地间,在乡村里,开枝散叶……老家人常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金瓦银瓦不如自家的泥瓦。瓦默默地庇护着人类,延续着经年的岁月,承载着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像血液一样,流淌在乡亲们的血脉里。

临走的时候,奶奶又找来一根棍子,抡圆了朝着满树铃枣打去,一颗颗饱满的枣子跌落于地,叶子、树枝也随着落下来。

“奶奶,这样打会把枣树打死的。”我试图劝她停手。奶奶笑着说:“给你吃,就是把树打死,我也舍得。”她抚摸着我的头说:“傻孩子,枣树打得越狠,来年结的枣越多,你才能吃到更多的铃枣。”我不知道这个道理是不是科学,但是每年去走亲戚,奶奶都会在最后,打落一地铃枣,给我装满一书包带回家。

脆枣如爱,岁月如歌。现在仔细想想,来自长辈的疼爱,有时是一种抚摸额头的轻触,有时是分得一枚略大的苹果,有时是大声呵斥的枣子。这种疼爱细微如尘,如沙砾涓涓我心,时间久了,就留下了印痕。以至于每年秋风起,月儿圆、枣子熟之际,我都会刻意停下来,静坐,远望,沉思,回味故乡深处的丝丝爱意,细小,且久远……

生可以有很多选择。

28岁那年,我第一次独自创业。不到一年时间,我的十万块钱本钱就亏得精光。那时候十万块钱不是小数目,我既心疼又懊恼不已,创业的积极性一落千丈。父亲却一边修剪着花草,一边说:“天塌不下来!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人这辈子长着呢,谁不遇见点倒霉事?这点事根本不叫事。”然而,父亲不疼不痒的话没有安慰到我,我反而接受不了他事不关己的表情。不过在我二次创业时,父亲二话不说支援了我不少资金,我心里稍稍有了些安慰。

38岁时,我的事业和家庭渐入佳境。自己创业,虽然累一点,但收入不错;家庭也好,妻子贤惠,孩子聪明。我以为所谓的人生赢家,不过如此吧。我经常在父亲面前“晒幸福”,说自己的生活有多好。他听了,只是微微一笑。我不知,我在一次体检中查出肝部囊肿,需要做手术。

目光里的秋,就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水墨画。

这些色彩啊,似乎风吹一次,就被刷新一次,雨下一次,就被粉刷一次,一次比一次新鲜,一次比一次浓烈!

寒蝉凄切,啾啾的鸣叫,是对一个季节的恋恋不舍,还是对自己即将逝去的生命的哀叹呢?

那么多的生命逝去,那么多的花朵凋谢,那么多的草木枯萎,秋天似乎在用自己的肃杀之枝,为大地笼罩上一层死亡阴影,可是当一朵朵的菊花绽放在你的眼前时,一些传言啊,就这样不攻自破了。

一些暗香浮动,一些诗意荡漾……

如果说,季节是一个女人的话,那么这秋天就是一个丰腴的妇女,不再害羞,不再急躁,却有着属于独特的丰腴之美,在无限的孕育中,流淌出自己独特的韵味儿,与成熟之美……

狗尾巴草

多么形象的名字,你朝天竖起的不就是一条毛茸茸的狗尾巴吗?

生长在低处,苟活于民间,一株株的狗尾巴草,就是我在乡下的众多的兄弟姐妹,他们卑微,他们微不足道,但是却生命力顽强,在乡下,几乎随处可见。

身在低处,感恩着阳光,感恩着雨水,感恩着土壤,甚至还感恩着风的轻抚,感恩着虫鸣的陪伴,感恩着蝴蝶的舞蹈,感恩着大雁的身影和鸣叫声……

是啊,尘世间又有谁能真正注意到和读懂一株狗尾巴草的感恩之心呢?

多少年来,人们都一直习惯,把自己的目光向着更高更远的地方眺望,又有谁能真心低下头来,看看这些低处的生命呢?

有秋风吹过,狗尾巴草动了一下,我一直坚信,尘世间一定会有一些东西,能和它们是有心有灵犀!

天涯诗海

梧桐月

(外二首)

■ 朱俊

秋风起,梧桐相送
月光与落叶一起回到大地
尘土接纳盛大的重生
每一场季节的告别
都与渐凉的天有关

日子适合对饮
山村的炊烟与城市的霓虹
调和成一杯鸡尾酒
一朵夹竹桃的点缀还不够
还有月亮,成为一条
摆渡的小船

宽大的叶片承接相思
缝隙里洒落下来
路过的人踩着浪漫
睡梦里,遇见开锁的匠人
将困顿的清秋解救

镜头月

趴在瓦檐口的月光
像一只温顺的猫
只有吊脚楼头的月
被叫做故乡的月

每一寸月光
用熟悉的方言问候归人
村庄的热情
全部写在草木之上

眉梢,簇拥着相思
倚门张望,月亮所致
皆不是远方
一场关于月亮的清梦

书中月

书房的月色爬满琴键
每一次云走风来都在弹奏
乡愁的音符越飘越远

一轮明月,丰韵的明月
静静地躺在心中
也躺在故乡的老屋里

每一场与月的对话
都以沉默收场
心中的月,照着游子归

放弃盛唐的词章
放弃宋调,放弃南唐的湖水
以温柔的模样
在书房里掌灯,研磨

七律·舒心

■ 梁居定

乘船往返却留连,
再次来游忆以前。
听野籁音心畅爽,
赏观菽稻层叠翻。
山坡花艳新装美,
古城楼阁立海边。
市楼参天仍向上,
渔舟满载唱归帆。



光阴故事

脆枣如爱

□ 徐牧龙

余的打下来,晾晒成干枣,过年时蒸花糕和枣卷子吃。我蹲在树下,仰头看树,枣子半红,像一颗颗玛瑙镶嵌在绿叶里,密密匝匝。这让我不由地想起魏晋诗人赵整的一首诗:

北园有一树,布叶垂垂阴。

外虽饶棘刺,内实有赤心。

这一颗颗枣子确实像一颗颗小小红心。

中秋节的圆月高悬于空,月光洒满整个院落,母亲将准备好的月饼、大枣逐一发给我们,我们一家人坐在枣树下,吃着美味的月饼,尝着甜甜的枣子,享受着围桌而聚的欢乐。

家乡还有一种枣,大若鸡蛋,体态颇长,上窄下阔,宛若铜铃,家乡人很形象地称其为“铃枣”。铃枣个大皮薄,水分充盈,较之于我家的圆枣更加爽脆甘甜,所以铃枣只能当成水果来吃,不能晾晒储存。铃枣的爽脆,入口即化,让我垂涎三尺,可惜我家没有这种枣树。要想吃到铃枣,须到奶奶家去。

小时的我,不喜欢去姥姥家,也不

的石头,仿佛在低语着什么。秋天的黄河,也变得温柔了许多。河水不再像夏天那样汹涌澎湃,而是变得更加柔和。这种柔和,让人感到一种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我站在黄河岸边,思考着黄河的意义和价值。黄河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象征,她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坚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站在秋天的黄河边,看着奔腾不息的生命之河,我感到自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内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详。

我站在黄河岸边,望着远方的夕阳,感慨很多。秋日的夕阳,给人一种温暖和诗意的感觉。黄河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得更加美丽和神秘。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受到了秋天的气息和黄河的魅力。秋日的黄河,让人感到一种生命的力量和苍凉。

我站在黄河岸边,思绪纷飞。



闲庭信步

秋日的黄河

□ 张培亮

秋天的早晨,我站在黄河十八弯的岸边,任由晨雾打湿我的衣裳。眼前的黄河,宛如一条巨龙,蜿蜒曲折,裹挟着黄色的河水,奔腾而来。秋日的黄河,仿佛一位深沉的诗人,用她的柔情和豪情书写着华夏的历史。

我站在黄河岸边,望着河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想起了古人对黄河的赞美。那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诗句,让我感受到了黄河的雄伟和伟大。

我沿着黄河岸边漫步,感受着秋日的气息。秋天的黄河,给人一种沉静和安详的感觉。河水在静静地流淌,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秋天的黄河,也是多彩的,两岸的树叶已经变成了金黄色和红色,与河水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亲情家事

“冷漠”的父亲

□ 唐占海

8岁那年,父亲要我跟着他下地干活。谁知一不小心,我的手被镰刀割伤了。我赶紧把镰刀扔得远远的,哭着说:“爸,我的手流血了!”父亲过来一看,说:“就是蹭破点皮,不碍事,你用力按着手指头就不流血了。”我赶紧按住手指,果然不流血了。父亲见我没事,招呼道:“一会儿接着干活!”我那时觉得,父亲真的是太冷漠了,甚至冷酷。

18岁那年,我高考落榜,想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当我背着行囊跟父母告别的时候,母亲哭成了泪人,父亲却一脸云淡风轻:“让他去吧!”母亲泪水涟涟地说:“他还是个孩子呢。”父亲却说:“18岁已经是成年人了,可以出去闯世界了。”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嘴角还带着微微的笑。那时候我心里觉得,父亲真是够冷漠的。当时的我心里特别没底,对前途很迷茫,硬撑着离开家,是为了给高考落榜一个交代,表明我的人